臺灣阿美族樹皮布文化研究

鄭 惠 美

摘要

人類最初創造服裝的目的有相當多種的原因與說法。穿衣服的動機，除了最基本遮蔽與保護身體的作用之外，更有著千奇百怪的理由。不論最初的動機與目的爲何，服飾的形態與作用隨著文化發展、社會變遷，逐漸脫離原始的單純意向，轉化成社會文化的一部分。台灣原住民的服飾文化，經過長時間的演化，已經超越原有單純的功能，而且昇華成爲一種極爲複雜而具有豐富意含的象徵符號，阿美族樹皮衣即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台灣原住民傳統服飾材質，在目前的生活形態裡，阿美族的樹皮衣早已成爲古老回憶，唯有在祈雨祭典舉行的重大儀式中才能看見，透過阿美族長者對於傳統技藝的堅持，在田野調查實地探訪的過程中，重建阿美族樹皮布的製作歷程，彷彿再度通過時光隧道，回到古老的山林，聽到木槌咚咚的敲擊聲，令人砰然心動。

本文主要透過歷史文獻研究與田野調查蒐集相關資料，以及部落長老焦點團體相互驗證，期能重現台灣原住民原始樹皮衣的製作歷程，並相較比對其他民族對於樹皮布的製作與使用狀況。

關鍵字：

台灣原住民、阿美族、服飾、樹皮布

・鄭惠美　實踐大學服裝設計學系專任講師

壹、序　言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生活的軌跡，可以從許多向度發掘，服飾的發展可明顯溯見社會形態—精神與物質生活所寄寓的現象。阿美族樹皮布文化歷經長時間的演繹，已超越原有單純的功能，而昇華成爲一種極爲神聖而具有豐富意含的象徵符號。

有關臺灣樹皮布的記載，早在三國時期（約西元 264－280 之間）即有「細布、斑紋布」出現，隋代亦有「留仇」緝木皮成布的成品帶回中國的史料，清康熙時期臺灣樹皮冠、樹皮裙的記錄更是出現在遊記、番境補遺、各府廳志當中。由此可見台灣樹皮布文化，早期似乎存在各原住民族群當中，然截至目前爲止，幾乎只剩下阿美族人仍有此項服飾文化保存在祭典儀式中。隨著時代科技越進步，人們思古幽情躍然屢見，許多文化符號，經常於生活上許多事物中以不同的風貌再現，或爲擷取元素，或爲原象重現，或爲重組創新，但不論以何種面貌呈現，其根本原始形貌與用途的確認，是研究者最基礎的工作。

傳統技藝是遠古時代人們生活智慧的結晶，眼見傳統工藝技術隨著時代變遷而沒落甚至灰飛煙滅，是後世人類的遺憾與損失。服飾文化最好的保存方式是自然的在生活環境中繼續活用，但是隨著生活形態的變遷，傳統已走進歷史，台灣原住民許多傳統技術製作之工藝品、服飾，也絕大多數進入博物館收藏。非常難得的是，阿美族傳統樹皮布的製作與使用，現在田野中仍然可見，紀錄其製作方法與發展脈絡，並檢視其文化的內在意涵，是本文所努力希望達到的另一目的。

二、研究範圍與方法

（一）研究範圍

台灣阿美族樹皮布文化之研究，以花蓮縣鳳林鄉爲主要調查田野，探究樹皮布發展之脈絡與製作過程，紀錄部落長老之口傳歷史，比對阿美族樹皮文化之今昔。

對應相關文獻資料，搜索古代史籍，相較世界其他民族對於樹皮布的使用狀況。

（二）研究方法

1.資料蒐集：以最原始簡單的方式，地毯式的搜索古籍文獻，包括

各府縣廳志、筆記小說、蕃族調查、台灣原住民踏查紀錄等相關資料，以及各種相關論文、出版專書等。

2.田野調查：進行實地調查紀錄，請求部落長老進行複製重建，利用錄音、拍照、錄影等方式，紀錄其製作過程，力求完整呈現詳實面貌。

3.焦點團體：邀集數位部落長老，共同針對「樹皮布」議題進行討論，以史籍圖片引發回憶，相互對照補述，以求共震出與更多歷史記憶。

三、文獻探討

相關臺灣原住民樹皮布資料各時期均有史籍記載，最早有關臺灣樹皮布的記載最早要算是第三世紀沈瑩的《臨海水土志》，《臨海水土志》成書的時間約西元 264－280 之間，三國吳主孫皓在位時，其中《太平御覽》卷序東夷條有「細布、斑紋布」記載：

> 夷州在臨海東南，去郡二千里，土地無霜雪，草木不死。四面是山，眾山夷所居。------能作細布，亦作斑紋布，刻劃其內，有文章以為飾好也。

有學者認爲，該文中所提之「細布」爲白樹皮布，而「斑紋布」可以說明是用樹皮作原料，其上之花紋是刻劃而成，也就是有繪畫裝飾花紋的樹皮布。（凌曼立，1963）

第七世紀時隋朝東征琉球，杜寶《大業拾遺錄》亦有記載：「大業七年（西元 611）朱寬征留仇國，帶回男女千餘人，緝木皮之布甚細白幅闊三尺二寸，亦有細斑布，幅闊一尺許」；以臺灣原住民各族所用之水平式腰織機（水平揹帶機）1，所織之布幅大多有腰寬限制，不過約尺許，所以朱寬所帶回

1 織布機原始的形態有高機（Vertical looms）和水平機（Horizontal looms）兩種。高機的經線是垂直地面排列，織造時由底部開始織起；而水平織的經線則是平行地面排列，織造時由布軸（loom beam）的一端開始。臺灣原住民的織布機是屬於水平式的織布機，各族的機具形態大同小異，婦女織布時蓆地而坐，以腳抵住長方形木板作成的經卷，將揹帶置於腰部以拉直經線作水平式的移動，所以也稱之爲水平揹帶機。水平式的織布機在全球的分布很廣，從埃及的蘇丹到東非的坦干伊喀區一帶，從中南美洲的墨西哥到南美的安地斯山地

之細白（斑）布，可能不是紡織而成的布，應是沈瑩《臨海水土志》中所稱之細布，是由樹皮打造而成之樹皮布。

明、清之際，相關台灣原住民衣樹皮布文化的記載，則散見於紀錄邊陲軼談之行旅雜記，或縣志中記載深山野地化外之民生活概況補述。其中清康熙三十七年（西元 1698）郁永河的《裨海遊記》中有臺灣宛里社平埔族人「規樹皮爲冠」的記載：

> 度溪後，過大甲社、雙寮社，至宛里社，御車番人貌甚陋，胸背雕青為豹文，男女悉剪髮覆額，作陀螺狀，規樹皮為冠。

清康熙五十六年（西元 1717）周鍾瑄的《諸羅縣志》也提到半線（彰化）以上番人，多揉樹皮圍裙，白如苧，並且進而說明原住民穿著樹皮布之作用：

> 半線以上，多揉樹皮圍裙，白如苧，曉行以禦湛露，晞則退之。古羲皇繪像，腰綴木葉裙，番或有所自耶。

乾隆十六年（西元 1735 年）傅恒的《皇清職貢圖》卷三記載鳳山、彰化、淡水番人皆能緝樹皮爲衣；此外乾隆元年（西元 1736）黃叔璥《台海使槎錄》中番境補遺、以及道光十九年（西元 1839）修的《噶瑪蘭廳志》都有對樹皮布的記錄。證明在早期台灣原住民社會中，普遍有打造、穿著樹皮衣的生活形態。

日據時代派遣人類學家各山地踏查，所記載者大多以原住民社會結構、生活形態等部分爲主，對於服飾文化的記載也都另闢章節記錄。對於台灣使用草木爲布的記錄，大都是紡織成布的部分，苧麻、香蕉絲、鳳梨絲織造的技法與工具，其中古野清人在《高砂族的祭儀生活》中，提到有關阿美族遠古時男性的衣料，在舉行成年禮過程的未成年組 Mamisral 男子，在入級訓練期間實行「絕食」之後，舉行 Mi-bahbah（bahbah 是趕走的意思，即拔禳去邪）時，會以有圖樣的 Baka（樹皮布）帶子束緊腰部（古野清人，1945：236），但阿美族此一傳統習俗在臺灣光復後已不復見。

近年來不斷有許多專家學者關心，加上部落知識份子、年輕學子多方努力，不但紀錄了許多傳統服飾形態風貌、變遷軌跡，同時也喚回許多傳統技

區，以及中亞到東南亞一帶都有見用，其中東南亞地區是分佈最密集的區域。

藝甦醒。近代關於台灣原住民阿美族樹皮布文化的紀錄方面，1962 年凌曼立女士曾在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出版的《馬太安阿美族的物質文化》一書中，詳實的記載花蓮縣光復鄉馬太鞍部落樹皮布的製造方法以及所使用的樹種，1963 年凌純聲先生《樹皮布印文陶與造紙印刷術發明》書中，更近一步提出對各地樹皮布文化的比較，因此本文架構於前人努力的成果下，繼續追縱阿美族樹皮布現今發展的面貌，並探究其在阿美族祭司祈雨穿著時，社會文化延展下的存在意義。

貳、何謂樹皮布

「樹皮布」顧名思義即是以樹皮製成如布疋般平坦的製品，材料是取自某些特定樹種之韌皮層，藉由搥氈 felting 的過程—用力搥打、浣洗、搓柔、曝曬等工序而製成。

一、樹皮布或樹皮紙

這種以搥氈法 felting 製成的樹皮製品，其外觀如平坦如紙卻堅韌強勁可作爲服裝衣料，要稱爲樹皮布或樹皮紙呢？此則因用途上的差異而有不同的稱呼，例如中國自唐宋以來即用來製成通行的紙幣，又稱爲楮幣或楮鈔（羅振玉，1914），楮樹皮所打製成的布紙質地較一般的棉紙堅韌，中國元代使用楮樹紙鈔，每七年更換一次，可見其堅韌強度；明代也跟從以桑楮皮作成紙鈔（明・王圻，稗史類編），其韌度非古代手抄紙能比擬；而楮樹皮經過搥打後可以直接利用且平坦柔軟，所以也被原始民族利用當作衣物或被褥，例如臺灣早期平埔族（郁永河，1698）或阿美族以及東南亞、菲律賓、馬來亞、中南半島中國華南等地早期的土著民族皆有利用樹皮布作爲服裝（凌曼立，1963），以其作用而名，則稱爲「樹皮布」。然而以中國手抄紙的製造方法來說，所謂的真紙 2 是以植物或動物的纖維，先加稻灰汁或石灰汁煮爛，再打散或至於臼中舂杵成紙漿，用水漂過，倒入紙槽中，則有千萬的細小纖維溶於水中，在以紙簾入水抄出浮游在水中的細小纖維，俟水流出後，則有一層薄薄纖維縱橫交錯留在簾上，取出後曬乾即成爲手抄紙《天工開物・

2 《後漢書》卷七八〔蔡倫傳〕云：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紙；縑貴而簡重，不便於人。倫迺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爲紙。後世中國紙研究者 Hunter, D（1947，Paper-making）稱蔡倫所造之紙爲「真紙」true paper。

造紙篇》；另一方面考古遺址出土許多新石器時代的打布石棒（凌純聲，1963），是原始人類用來製造樹皮布的工具，證明了樹皮布的淵源甚早，因此似乎可以劃分以搥打製造的樹皮布與抄紙之區別，因爲樹皮搥打之平坦製品當作布也當作紙來使用，所以似當稱之爲「樹皮布紙」（凌純聲，1963），另一方面因爲透過田野調查的發現，人類發明使用「樹皮布」之目的，應是爲了保暖與防護身體作用，而現今台灣原住民尙保存的傳世實物大多爲製作服裝的材質形式呈現，所以一般蓋稱之爲「樹皮布」bark cloth。如此原因，樹皮布此種古老的布品，它不是織造或編製而成的，但是卻是一項人類對大自然資源認識與運用的智慧產物，似乎可視爲古老服裝的原始材質，所以本文皆以「樹皮布」稱之。

二、樹皮布各地之名稱

樹皮布在臺灣的馬太鞍部落阿美族人稱 dokdok，是「打」的意思，古野清人（1945 年）的調查記錄中，樹皮布束緊腰部的帶子稱爲 Baka。馬來玻利尼西安語 Malayo-Polynesian 或南島語 Austronesian 中稱爲 tapa（鹿野忠雄，1946：317）；中國古代有稱之爲榻布、答布、都布、鈉布，穀布或等諸名稱，但都可說是 Tapa 一語的同音異寫（凌純聲，1963）。環太平洋地區的土著民族名稱聲音有類同的現象，例如在西伯里斯稱爲 dodo ；西爪哇 sundanes 稱 tutu；爪哇 Java 稱 tutuq；菲律賓的 Bisaya 人稱 tuktuk（凌純聲，1963），似乎可窺見其關係之密切，或可視爲是共同以其打製的形聲而取名，可見樹皮布此一古老之服材且爲環太平洋區特殊文化之特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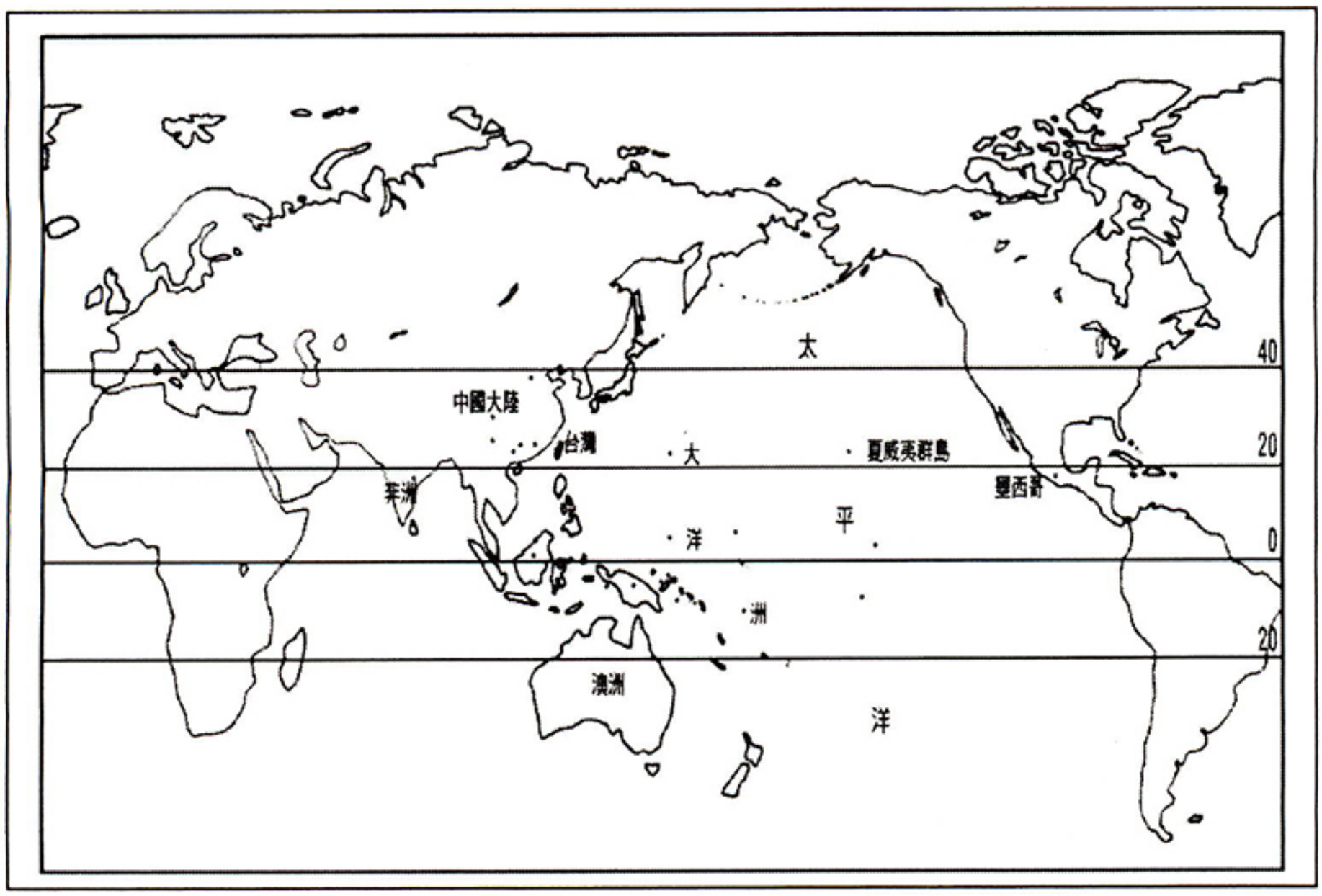
參、樹皮布之分布地區

一、樹皮布文化的世界地理

樹皮布的分布地理區域很廣，從非洲的西部，東經東南亞洲、太平洋諸群島，而達到中南美洲等地。樹皮布文化分布區雖然廣大，但是以環太平洋爲其主要地區，經東南亞向西經過馬達加斯加島，而達非洲東部甚至遠及西非地區（SIEVEKING，1959：78）。以緯度來概分的話，大致上可看出其分部的緯度在北緯 40 與南緯 20 度之間。環太平洋地區包括中南半島（越南、寮國、泰國）、印尼群島、馬來半島、大洋洲—玻利尼西亞（Polynesia）、美拉尼西亞（Melanesia）、密克羅尼西亞（Micronesia）、中美洲地區（墨西哥）、南美洲地區（亞馬遜流流域）、東北亞洲（日本、韓國、琉球、庫頁島

），以及中國大陸華中、華北、東部沿海、台灣、海南島等地方，是樹皮布文化主要分佈地區，如【圖一】。

※ 樹皮布文化分佈緯度圖



二、中國的樹皮布文化

樹皮布是環太平洋區的古文化特質之一，現代的民族學家多數以為此一文化特質，是起源於東南亞，而後東西分道傳播到美、非二洲；但是中國古代的文獻資料不僅華南，甚至華中、華北亦有樹皮布文化分布，而且時代甚早、分佈甚廣，而中國大陸考古出土有許多各新石器時代的打布石棒，所以樹皮布的起源可能地並非東南亞而是中國，其地理位置可能起源地是華中的長江流域或在華北的東部沿海地區（凌純聲，1963：27）。如【圖二】。

另外相關於樹皮布的應用上，在中國

※中國地區樹皮布文化分佈圖

【圖二】

歷史中淵源甚早。樹皮布以其用途主要有布、紙之兩種屬性。

1.勝過真紙的堅韌特性—紙幣

因爲樹皮布堅韌的特性所以中國歷史上許多朝代用來作紙幣，例如唐宋的楮幣或楮鈔（羅振玉，1914）、元、明代的楮樹紙鈔、桑楮皮紙鈔（明王圻《稗史類編》）。

2.不好浮華之—楮冠、穀皮衣

（1）漢初韓嬰的《韓詩外傳》卷一：原憲「楮冠」黎杖應門子貢（乘肥馬、衣輕裘）。原憲爲公元前六世紀時人，當時用楮皮作冠稱爲「楮冠」，足見樹皮布歷史之悠久。

（2）三國時吳人陸機（生於公元後二世紀）《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卷上註：江南人績其皮以爲布，又擣以爲紙謂之穀布紙 3，數丈長潔白光輝；《名醫別錄》「武陵人作穀皮衣」。

（3）南北朝《梁書．張孝秀傳》：「張孝秀字文逸，南陽宛人也。……不好浮華，常冠穀皮巾，躡蒲履。」

（4）中國古代有榻布、答布、都布、鈉布，穀布或等諸多名稱，足見樹皮布在中國使用之淵源已久，以下以表列之（表一）

歷代史籍樹皮布紙記載

書名	布名	書名	布名
漢．韓詩外傳	楮冠	明．本草綱目	楮皮紙
前漢書貨殖列傳	答布	劉宋．名醫別錄	穀皮衣
後漢書馬援列傳	都布	南北朝梁張孝秀傳	穀皮紙
汲古閣刻本史記	榻布	宋．太平寰宇記	斑布、筒布、楮皮紙
三國．陸機毛詩草木蟲魚疏註	穀布紙		楮鈔紙

肆、樹皮布之製造

製造樹皮布有三個必須要件：一是原料，二是工具；三是打造技術；以

3 陸機《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卷上註：穀，幽州人謂之穀桑，或曰楮桑，荆揚交廣謂之穀、中州人謂之楮。

下分別敘述介紹。

一、樹皮布原料—樹材

樹皮布的製造主要是用樹皮打造，至於用何種樹木，則各地有所不同，中國華南、臺灣原住民阿美族、爪哇用構樹、楮樹（paper mulberry）；婆羅洲（Borneo）用野麵包果樹（wild-breadfruit）、尼亞斯（Nias）用榕樹（ficus）、呂宋島（Luzon）用無花果樹（ficus）、西里伯斯（celebes）用野生水槿屬科樹（wild-hibiscus），主要是因爲氣候環境與植物生長的關係，一般取用樹材的原則，是以樹幹筆直且少有歧枝、樹皮少結疤痕者爲佳。一般而言製造樹皮布最佳的樹材是構樹和楮樹（paper mulberry），同屬構樹屬，桑科植物、果實爲桑椹型，是上等的樹皮布、鈔票紙用料。構樹的學名叫做 Broussonetia papyifera，又有許多別名如鹿仔樹、穀漿樹、奶樹、紙木等；楮樹學名叫做 Broussonetia kazinoki 別名有小構樹、葡蟠、女穀等（鄭元春，1980），現代阿美族人以稱爲 rorag 的構樹爲製造樹皮布樹材，因爲它不須經過煮的手續即可打造出柔軟的樹皮布。

楮樹與構樹同屬於構樹屬【圖三、四】，構樹高大，屬落葉性喬木，樹葉小枝呈不規則深缺刻狀，葉表粗糙，背面多生短密毛呈白色，老株葉則呈心狀卵形，甚爲特殊【圖五】。花雌雄異株，雄花長穗狀橢圓形、雌花集成圓球形，夏季末會結橙紅色漿果【圖六】，可生食或製成果醬味道甜美（鄭元春，1980）。臺灣全省分布在海拔 1600 公尺以下的山野或路旁，市區或村落附近也經常可見，葉子是鹿、牛、羊等家畜的上好飼料，折斷樹枝清晰可見流出白色乳汁【圖七】，阿美族人認爲是牛羊哺乳時最佳的補充食物，可以增加乳汁的分泌。因爲其生長容易、山間田野隨處可見，只要潮溼、不須太強的日照，種子很容易生長，山林、鄉野隨處可見，古早先民多以此樹枝葉作爲餵養鹿隻之主食，所以又稱之爲「鹿仔樹」，現在大多以此俗名稱之。

構樹整株樹皆可入藥用，其中樹幹是民間常用的強壯筋骨藥材，樹幹切片後，泡酒或與肉類熬湯，據說對強健筋骨有特殊效用（莊明山，1980），《本草綱目》中亦有楮皮紙治療婦女經血不絕、產婦血暈燒灰服用的立刻療效記載（李時珍，1973：1188）。楮樹又稱爲日本楮樹，屬落葉性灌木，但特徵與構樹幾乎完全相同，唯結的果子較構樹瘦小、扁，其他似乎很難分辨出

其差異，惟葉子的形狀大都爲卵型或分三叉，李時珍的《本草綱目》中則將構樹併入楮樹中，謂「楮者北方人之稱，南人則稱曰構」；李時珍引許慎的《說文解字》云：

> 構樹也，南人呼穀紙，亦即為楮紙，武陵人作穀皮衣，甚堅好，此有兩種，一種皮有斑花文，謂之斑穀，今人用皮為冠者，一種皮白無花，枝葉大相類，其葉似葡萄葉。…楮，穀（音構）乃一種也，不必分別，唯辨雌雄耳。雄者皮斑而葉無椏叉，三月開花如柳花狀不結實，歉年人採花食之，雌者皮白而葉有椏叉，亦開碎花結實如楊梅……，二種樹並易生，葉多澀毛，亦緝練為布，……。

上例則將楮、構混爲一談，事實上據云楮樹種類有十多種（鄭元春，1980），臺灣地區現今僅有製造樹皮布的鳳林地區阿美族人，所用的是樹土語稱爲 rorag，即現在普遍俗稱「鹿仔樹」的構樹，所製的樹皮布色白而質地細軟。

【圖三】構樹樹幹

【圖四】rorag 構樹

【圖六】構樹漿果

【圖五】同株但不同葉形—構樹

【圖七】構樹白色乳汁

二、樹皮布之打造工具

製造樹皮布的主要工具有： 取皮用刀、打棒（石或木打棒）、木砧、青竹篾（竹針）、印花模等。

1.取皮刀：

原始人類用石刀，出土的實物都有一共同特徵，就是前刀尖狹窄鋒利、有的磨成三角形，主要是有利於剝取樹皮，已有楔子的雛形。到了有鐵器時使用金屬刀，割取樹皮的刀則以輕巧方便爲主，配合木楔子輕敲使用，更有助於樹皮之剝取。阿美族人大多使用隨身攜帶的刀子，只要夠銳利即可。

2.打棒：

一般打棒有木製與石製兩種，現今出土實物多爲石製打棒，並非木製者少用而是木製打棒易腐壞而未能存留下來。木打棒一般以木質較堅硬之九弓木或檜木製作，打棒通常削成一端有圓柱形的握柄，另一端則較寬大、扁平利於搥打作用【圖八】。

3.木砧：

在各土著族中大部分都相信，冥冥之中有許多看不見的精靈存在，所以打製樹皮布施工的地點不可以在家屋內，以免誤擊隱形的精靈。所以一般打製樹皮布時，均在家屋外頭，需要一塊木質堅硬、平坦、巨型的長木塊，作爲砧板用。現在雖禁忌較少，但打製樹皮仍大多在戶外，選擇墊在較平坦的巨型木頭上打製【圖九】。

4.青竹篾或竹針：

在打製樹皮布打製完成後，裁成兩片前開襟式的長條，縫合後中心及腋下部分，阿美族人的方法是用一根青竹篾長約 15cm 左右的細竹枝，一端削 Y 字形，然後將預備搓好的較細小的構樹皮線置於 Y 字凹槽上，用此竹枝將樹皮線穿透孔洞，縫合裁片，以及製成對襟式的胸前綁帶。

5.印花模：

大洋洲三大島中都有製造樹皮布作衣料，且有在樹皮布上加添文飾，常用木塊或竹片製成花紋模型以利於印花於樹皮布上（《世界風物誌》，1979）。然而並非各地區的樹皮布都有印花或加繪紋飾，像台灣阿美族人製作的樹皮布即屬於無印花紋類型。

【圖八】打棒與巨型木頭底墊　　【圖九】打製樹皮

三、樹皮布製造過程

製造樹皮布可分爲：取皮、發酵、敲打、洗布、染布、紋飾等過程。

1.選樹：

選取好的樹材，是打造好樹皮布最基本的條件，根據長老的經驗解說，取皮要看季節，通常春夏季剝取較容易，因爲春夏季樹木表皮水分較充裕，秋冬天寒冷，樹皮就像人類所穿的衣服一樣，裹得緊緊的，不容易取下來，而且冬天樹皮纖維乾燥粗糙，打製效果不好。取樹皮打製的季節最好在春夏季，每年五月時最爲適合，所選取的樹幹也必須注意，樹材要選擇樹幹上有如梅花鹿白色小斑點、筆直無分歧枝椏的樹幹最好【圖十】，如果樹皮灰色陰暗，就好像人生病面色灰暗一樣，那是不良的樹皮不會被選用。此外所選擇的樹幹大小，也有一定的大小，通常選用的樹材直徑粗約 40-50cm，樹齡 4-5 年的 rorag 構樹最適合，樹幹直徑太小的不足衣身寬幅，太粗大的樹太老水分不足打製時容易裂開。取皮的長度依據所要製成衣服的長度而定，取樹皮長度應爲衣長的二倍，樹皮衣構成方式爲方衣形制，肩膀部分不作剪接，因此必須取足夠前衣身與後衣身長度的尺寸。

2.取皮：

取皮選用者通常是樹頭以上至枝椏分叉的樹幹部分，因爲此段無枝椏、平整、光滑。先在選取的樹幹表皮上，以刀子繞樹砍裂一圈，然後量取所需長度尺寸，上端亦同樣砍裂一圈，再於兩個樹皮裂圈之間劃破一道直線，以小刀從割裂的直線中插入樹皮層與木質層中間，用刀頭漸次挑撥，使樹皮與木質層分開，剝皮的工作必須輕巧而俐落，須注意不可損傷樹的內皮層，由樹的上端漸次向下端撕剝下樹皮，如果樹很高則以梯子輔助；但是因爲輸送

養分的樹皮剝去後，樹自然會死亡，過去阿美族人乾脆將樹砍回家，倒放在家屋庭院慢慢剝樹皮。阿美族古老的傳統中，製造樹皮布一般皆是以分工合作的方式完成的，例如入深山砍剝樹皮多係爲青年男子的工作，剝下樹皮後，捆成捲送回家中，以後製布的工作多歸屬於老人的事。因爲剝皮事一件很費體力而且困難的工作，老人的體力已不能負荷勝任了，反之敲打樹皮布的技術必須有相當的耐心、技巧與時間，老人們已不再上山打獵或捕魚，他們的工作是在家看顧小孩、門戶、煮飯等雜務，在空餘的時間的製作樹皮布與獸類皮革，是一種很合理的分工方式。近年來森林保護觀念興盛，不可任意砍樹，現在剝樹皮時都會留下一部份，讓樹能再生長，不會令其枯死。然隨著經濟的發達，布料取得相當容易，此項工藝技術只在特殊的祭典中乃見其作用，日常生活已無需求，它正隨著時間逐漸在消失當中。

3.發酵：

發酵的主要作用是爲使樹皮之纖維柔軟，一般構樹不必經發酵過程，但如果內皮原料不是構、楮樹，而是其他的樹皮，則將濕的樹皮用樹葉包好保持溼度，使其發酵，沒有煮過的樹皮須 2-3 日，煮過的只需要一天，無花果 ficus 樹皮需要 10-20 天，發酵的用意是爲了要讓纖維彼此產生連結與纖維柔軟，也可以加上弱酸或草酸胺去除果膠或加入碳酸鈉柔軟；構樹皮不須發酵，其因纖維厚重且強韌，可以直接打製成布，但必須在樹皮柔軟溼潤時進行打製，否則就須加酸柔軟以利打製工作。阿美族人製作樹皮衣的過程中，視需求而定，需要打製得細薄者，會放置於水中浸泡一些時間，使纖維柔軟，現在大都在取皮後直接打製，省略浸泡發酵的程序。

4.打製：

剝下的樹皮應在其未變乾之前著手打製成布，因樹皮變乾後纖維即不易打鬆。古老的方法是先將樹皮放在一根光滑、粗大的放倒樹幹上，打製者蹲在一側手執小木棒，敲打樹皮的外表皮，使其皮起毛成球狀，然後用手撕去最外層的皮，留下樹的內皮層再打製成樹皮布。現代打製的方法則不用木棒敲擊表層，直接用刀將外表皮剝去，再將內皮置於平滑的木塊或放倒的樹幹上用木棒敲打。去外表皮之樹皮布外觀光滑、潔白，較爲美觀，但未去表皮者，則有一種古樸的質感，隨製作者的喜愛，並無絕對規定，目前兩者都有人製造。

打樹皮有一定的方法，初步是橫打，使縱列的纖維左右相混雜，然後才縱擊。如果一開始就縱打的話，可能樹皮很快就會裂開，因爲樹皮纖維排列多爲平行縱向；打樹皮時必須輕快的敲打，使樹皮變得鬆軟，打製得好的樹皮布可以柔軟如毛毯。打擊樹皮布時只打一面，另一面可以看出反面打擊效果是否完好，如有不夠時可由未打的一面看出來，再重複的敲打，直到滿意爲止，也可將樹皮折疊搥打，使之密實豐厚；但必須注意不能打得太薄，否則容易破裂，樹皮打製的延展度，一般大約可以打製延伸到原樹皮的 2-3 倍；即 10cm 寬樹皮可製成約 20-30cm 寬之樹皮布，但並非絕對，視所需質地的厚度而定。

打擊的力道與速度，必須平均，不可操之過急用力太猛，使力必須平均且輕快的敲擊，讓樹皮受力均衡，所以在作打造時，聽到木槌咚咚的敲擊聲，令人非常感動。據說遠古時期，夏威夷的原始部落還創造出以打造樹皮布的敲擊聲，向遠方傳遞訊息，可以比擬摩斯電碼呢！（《世界風物誌》，1979）

5.洗布：

打製手續完成後，將其摺成一方塊，上面綁壓一塊大石頭，然後把綁上大石頭的布，放入河中浸泡約半小時，然後自水中取出來，時間不可過久否則樹皮纖維會散開，綁壓石頭浸水的目的是要去除樹皮中的樹汁，所以水中取出後先用腳踏住布的一端，另一端捲繞成一捲，用手掌輕輕的搓揉或用腳慢慢的踩，再將樹皮浸到水中洗去殘留的樹漿，如此反覆三次，樹皮即可輕輕的絞乾水分，平鋪於草地上、灌木叢上或掛在竹竿上曬乾（凌曼立，1963）。當樹皮布晒乾的過程中，可時常用手去搓揉布較硬的部份或置於草地上，足踏布的一端，如洗布時的方式，用手搓揉或將布捲成卷稍微使力搓揉，等布完全曬乾後，就會變得很柔軟【圖十一】。目前的製作程序中，並不進行浸水洗布，打製完成後直接進行縫合。

6.染布：

如果想把樹皮布染色則必須在打成布後、曬乾前染色，才能得到柔軟的染色效果（凌曼立，1963）。染樹皮布是將打製過後的樹皮布浸在水中，加幾種樹皮（染料用）和一些灰，在鍋中煮過後取出塗上一層果汁，再埋入泥沼中經過一段時間，取出洗淨、用手搓軟後，曬乾即成黑色樹皮布。其染材大

部分取自然動、植物或礦物染料。

7.紋飾：

在樹皮布上加以文飾的方法有兩種：一是繪畫（painting），另外一個是印花（stamping）。在某些地區於樹皮布上繪畫多數是巫師的工作，文飾也有特殊的意義，某些地區男用頭巾的文飾與獵頭人數相關（凌曼立，1963）。繪圖工具有竹筆用於畫直線，有的用樹脂燒成黑灰，畫底色草圖，再用樹葉扎成筆添上顏色，顏料取自樹木的皮、根、花、葉等。印花則用木模，以堅硬的木頭雕成模型，在木模上著色然後印在樹皮布上，有各種不同的花樣。在阿美族人所製作的樹皮布記錄中，1945 年古野清人《高砂族的祭儀生活》書中，曾有男子成年禮佩戴有圖樣的 Baka（樹皮布）帶子束緊腰部的記錄，但目前絕大多樹的傳世實物或照片中，都是原色呈現，並無紋飾，長老們以爲過去可能有紋飾樹皮布的做法，只是目前已經沒有了。

【圖十】筆直有小白點的樹幹

【圖十一】打製好的樹皮布

伍、臺灣之樹皮布

從史籍中可見臺灣原住民普遍都有樹皮布製造、使用，但是漢人大量進入臺灣之後，帶來方便、普遍的布料，不但使原住民的苧麻織布工藝沒落，也使樹皮布的打造，失去其製作價值。然在部分傳統習俗與祭典儀式的保存下，樹皮布文化得到永續的傳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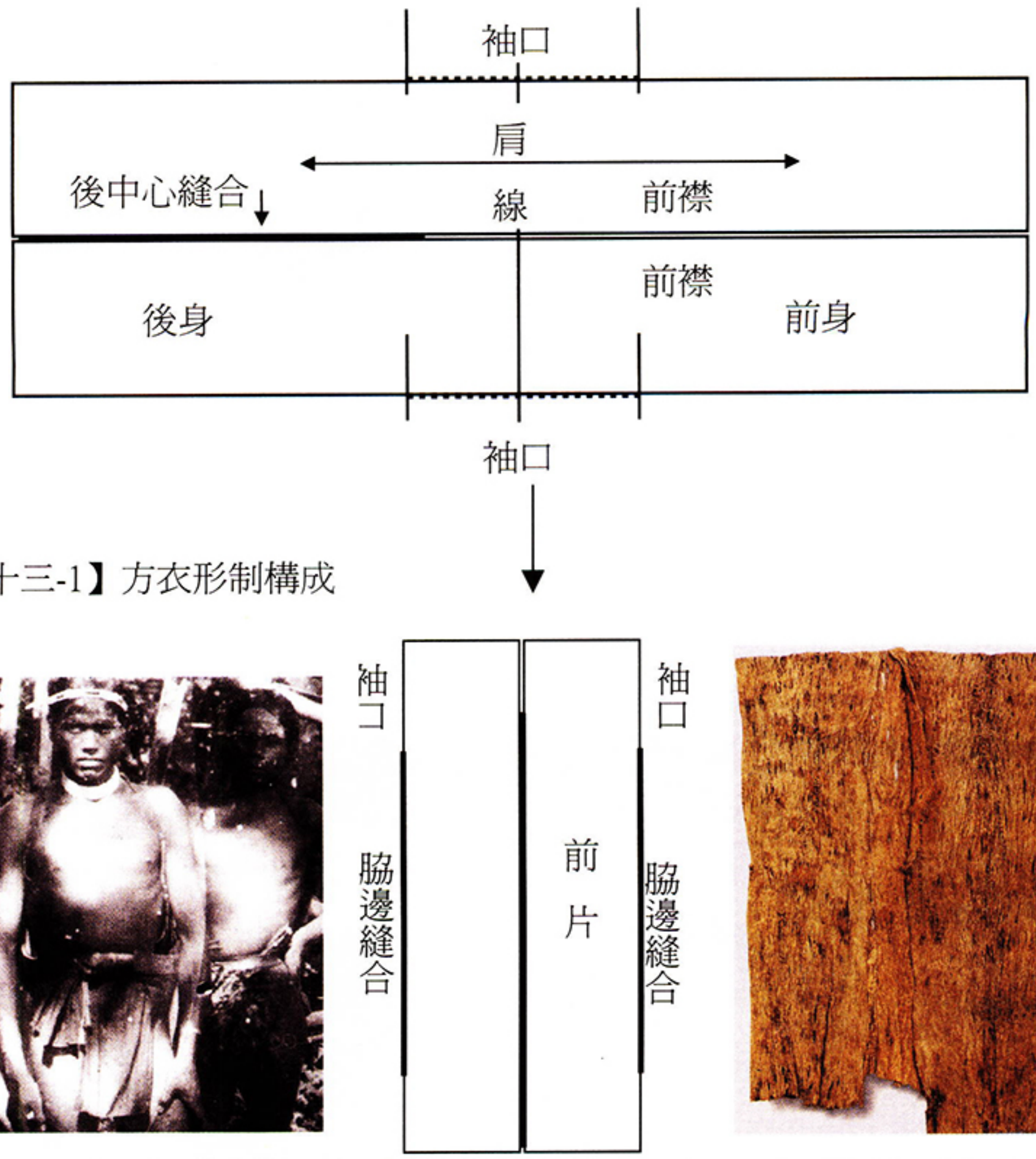
一、台灣原住民原始社會中男子的服裝

阿美族原始的衣服材質以麻、皮革爲主，樹皮布、草、藤次之（凌曼立，1962：97），大部分的台灣原住民族都是同樣情況，在原始社會中婦女大多是績麻織布以縫製衣服穿用，男性平時並不穿著衣物，有時只圍一方布塊或以叢草遮蔽下體【圖十二】，上山打獵或是天寒冷時，則上山打獵，獲取皮革或打製樹皮作成衣服、被褥，以求遮蔽保暖、保護身體。每個部族情況都大略相同，根據長老們表示，男子外出打獵，森林裡雜草荊棘橫生，極易受傷，樹皮布堅韌強勁不容易被扯破，而且不悶熱，是最好夏季的服裝材質。阿美族人睡覺的床鋪、竹床，要編織很大塊的麻布非常費時費工，打製樹皮布可以作爲墊褥，柔軟而實用。在原始社會中，女性會織布，男性打獵取獸皮或打製樹皮布是基本的求生技能。

臺灣原住民的傳統服裝，是由當地婦女以原始的織布機所織造出來的長方形布料縫製而成。是一種沒有經過裁剪，直接以布片縫合成無領、無袖、無剪裁曲線的「方形衣」，學者稱之爲「方衣系統」（江韶瑩，1987：97）。其作法是以兩塊布片縫合後中心，腋下保留二十公分左右不合縫當作袖口，前襟以繩帶打結固定【圖十三】。台灣原住民的服裝形式屬於方衣系統的構成狀態，在服裝素材取得不易的形況下，不浪費任何可用的資源，直接取用素材，不做太多的裁剪，兩片布料縫製後中心及腋下，及成爲最簡單的上衣，因此可知方衣形制是不浪費材質最理想的構成方式，所以阿美族樹皮衣的形態，也屬於方衣制【圖十四】。

二、魯凱族人的婚禮

據說過去在傳統魯凱族婚禮中，新嫁娘要使用樹皮布製成的強韌帶子，纏住下體，新郎透過親友幫忙搶婚成功之後，必須奮力摸到新娘樹皮布底下的私處，以視貞節，若是梅開二度或是非童貞女者，則不舉行此一禮俗。



【圖十三-1】方衣形制構成

【圖十二】男子簡單的遮蔽　【圖十四三-2】方衣形制　【圖十四】樹皮上衣

三、祈雨祭儀中的阿美族 Cikawasay（祭司）

當漢人、日本人進入台灣原住民生活時，布料取得容易，臺灣原住民中仍有樹皮布製造使用的唯剩下阿美族人而已。依據花蓮縣鳳林鄉中興部落的長老敘述：「阿美族祭師 Cikawasay 在舉行祈雨儀式時，必須穿著樹皮衣」【圖十五】，因此樹皮布打造的技術，得以流傳下來。民國 47 年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進行馬太鞍部落的調查時，就曾請當地長老示範整個打造的過程並且拍攝記錄。如今花蓮縣鳳林地區，有一群阿美族的長老，依然記得取皮打製樹皮布的方法，主要應用於祈雨儀式時穿著。根據長老們表示，豐年祭慶典中，祈雨儀式大多由男性祭師 Cikawasay 舉行，過去並沒有特定的祭服穿

著，因爲古老年代裡，男人在生活中就是穿著樹皮衣，因此後來舉行祈雨儀式都穿著樹皮衣，象徵傳統的意義不變，以最原始的面貌與天神溝通。所以在只要在阿美族人的祭儀中，看到穿著樹皮衣者，大概就是在舉行祈雨儀式。民國八十五年，花蓮縣舉行「世界之最、原鄉之美」原住民活動大會時，筆者發現鳳林某部落的 Cikawasay（祭司）們表演祈雨儀式，祭司就是穿著自己打製的樹皮衣—方形衣與前遮，外觀上整件樹皮衣有如盔甲般堅硬【圖十六、十七】。

樹皮布變成了樹皮甲，從古老日常生活的一部份，轉變成祭典儀式中的象徵性代表符號。然而，另一方面在田野訪談的過程中發現，樹皮布打造的技術仍在阿美族老人的心中沈積著、惦記著，只是時代遷移，祈雨祭儀已成過往，日常穿著的衣物垂手可得，再打造的目的是爲了傳給後代子孫，鮮明祖先歷史的記憶與大自然中生活的智慧！（2001 年 9 月 18 日，訪談記錄）

【圖十五】祭司舉行祈雨儀式（引自 1991 年許安定攝影集）

【圖十六】現代製作之樹皮衣

【圖十七】樹皮衣正、背面

陸、結　論

人類爲什麼要穿著服裝，自從人類創造服裝以來就有各種不同的說法。服裝受到自然環境和社會制度的影響，具有的功能和目的有：1.保健衛生的目的。2.生活活動上的目的。3.裝飾審美的目的。4.道德禮儀的目的。5.標示族類的目的。6.裝扮擬態的目的。一般而言，服裝是人類基於生活的需要應運而生的產物，服裝乃是指穿著在人類身上的衣服和裝飾品，甚至於包含穿用者與服飾之間共同融匯所產生的儀態和外觀效果。人類何時開始穿著服裝、爲何發明衣服？至今仍是一個有趣的問題。歸納諸「服裝起源說」有兩類可加以說明：一是自然科學上的人體防護說；二是社會心理學上的裝飾觀念說（吳麗娟，1984）。前者是自然生理需求下爲了保護身體必然發生的，後者則是在集團生活中所發展出來的人際關係，包括性別意識、社交禮儀、社會制度以及神靈信仰的心理層面因素。

阿美族樹皮布的製造與流傳，剛開始是自然生理需求下爲了保護身體而生成，幾經時代變遷，生理需求雖已不再，但更進一步轉化爲與神靈信仰溝通的最初印記。阿美族樹皮布在製作技術層面上，雖已簡化，但在部落長老心中，卻更進一步的保留其傳承意義給後代子孫。

對於樹皮布的探究，綜合概述以下幾點結論：

一、樹皮布的製造法是以搥氈法 felting 的過程—用力搥打、浣洗、搓柔等工序製成，雖稱爲布但並非以纖維織造而成。

二、樹皮布的世界分布地理區域，約集中在赤道上下附近，北緯 40 度以下、

南緯 20 度以上環太平洋區域各島嶼，屬於熱帶地區的原始衣料，各地名稱雖然略有差異但環太平洋地區最多以其打製形音稱爲 Tapa；樹皮布因其堅韌強度，具有紙與布的雙重作用，稱爲樹皮布紙英文譯爲 bark cloth；可用來製作紙鈔、紙甲、冠服等。

三、製造樹皮布最好的材質樹種爲構樹或楮樹 paper mulberry，構樹的學名叫做 Broussonetia papyifera；楮樹學名叫做 Broussonetia kazinoki，其外型相當類似，不易區分，阿美族使用之樹材稱爲 rorag 的構樹，俗稱鹿仔樹。

四、臺灣的樹皮布記載從三國（西元 264－280 之間）時即有出現，甚至普遍存在於臺灣各土著族群之中使用，然如今只剩下鳳林地區之阿美族人仍用於祈雨祭典祭司之穿著。

柒、參考書目

1.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1913)：蕃族調查報告書—阿眉族南勢蕃，台北：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
2.古野清人，1945，高砂族的祭儀生活，東京：三省堂。
3.郁永河，1950，裨海遊記， 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4.黃叔璥，1949，臺海使槎錄，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5.周鍾瑄，1959，諸羅縣志， 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6.柯培元，1961，噶瑪蘭志， 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7.凌曼立，1962，馬太安阿美族的物質文化，南港：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8.凌純聲，1963，樹皮布印文陶與造紙印刷術發明，南港：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9.楊家駱，1973，本草綱目上、下冊，臺北：鼎文書局。
10.苗允豐，1977，花蓮縣誌稿卷六〈禮俗語言〉，花蓮：文獻委員會。
11.世界風物誌，1979，夏威夷太平洋諸島，臺北：地球出版社。
12.吳麗娟、蔡明珠、魏葉、施淑釵、蘇月霞，1986，服裝學概論，臺南：漢家出版社。
13.鄭元春，1990，特用植物，臺北：渡假出版社。
14.許安定，1991，許安定攝影集，花蓮：花蓮縣立文化中心。
15.天理教道友社，1993，臺灣原住民的服飾，奈良：天理大學。
16.竹內淳子，1995，草木布，東京：法政大學出版局。
17.Kaiser, Susan. 1990, The Psychology of Clothing：Symbolic Appearance in context. 2nd Ed. New York：Macmillan.